



文汇译丛·人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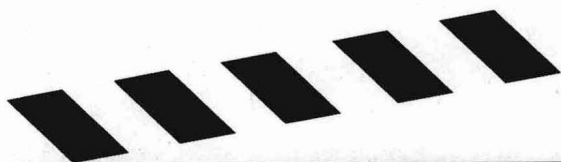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光影流情

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美] 罗伯特·埃文斯 著 严敏 译

N.Y. Business man dives and
comes out a movie star.



文汇报译丛·人物志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光影流情

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美] 罗伯特·埃文斯 著 严敏 译

N.Y. Business man dives and
comes out a movie star.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影流情: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美]埃文斯著;
严敏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80741-179-6

I. 光… II. ①埃…②严… III. 埃文斯-回忆录
IV.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041 号

图字:09-2006-247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by Robert Evan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yperion
as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文汇译丛·人物志

光影流情——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作者/[美]罗伯特·埃文斯 译者/严敏

责任编辑/刘刚 特约编辑/黄德海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字数/370千

印张/32 印数/1—4300

ISBN 978-7-80741-179-6 定价:60.00元

谢辞

感谢查尔斯·米切纳,他丰富的编辑知识给我在编写自传的框架上上了一堂速成的课程。他不止一次地对我特别的习性和行为作出了评价。他的鼓励激发我要诉述出一切。若没有他,《光影流情》可能依然留在我的脑子里。

感谢艾德·维克多,我的文学经纪人、精神病医生和朋友。每当我鼓起劲写作而内心越来越痛苦时,他总是像比利·格雷厄姆那样开导我。“这是可以治疗的,鲍勃,把痛苦从你的身体组织里去除。”艾德,你是完全全的经纪人,但你不是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哎呀,我还在隐隐作痛!

感谢杰夫·伯格,一个非凡的人,秉有一个经纪人不应该有的一切品质。他总是及时来到我这儿,与我共患难同甘苦,但从来没有一次要求回报。甚至不要回扣!这是真正的友谊。

感谢罗伯特·戈德伯格。不必提他是我的生意经理人、会计师和朋友。让我们谈谈他“用帽子变戏法”的本领。他怎么啦,还会帮我度过了资金枯竭的难关,让撒哈拉大沙漠看上去像厄加拉瓜大瀑布。情况差不多这样,是他干成的。他在我需要钱的时候,买下这本书的版权,好让我去写下,一再写下我崎岖的人生之路。他是真正的人才!

感谢史提夫·弗兰克福。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的魔法师般的眼

力从未失灵过，总能提供与众不同的东西。史提夫，你再一次帮我把《光影流情》打扮好去赴派对。

感谢阿诺德·纽瓦鲁。他不带有任何谋私利的企图，纯粹客观地审稿，带来了一些冲突，从而使我重写的《光影流情》一些恼人的篇章更加恼人。但他做得对。这一切全在算计之中。

感谢迈克尔·宾斯，我的顶级女经理人。近一年多时间里，她每星期七天七夜地，一直推动我让《光影流情》起飞。这是她一生中最最耗尽心血的一件事。她最终完成了，耗去了她的大量时间。她是完全值得赞许的。

感谢玛琳卡·佩希曼。请记下她的姓名。她有一天或许会挡住你的路。但是她出色的工作帮助我在1994年写完了《光影流情》。如果你想要的话，请援引我的一句评语：她是致命地好！

也要向我的哥哥查理致以谢意。尽管你和我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截然相反，但你是唯一对我的人生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你在得知《光影流情》绝非“取悦性质”后，不止一次地渴求购阅。这就是气派！这就是你。这也是人们彼此间所说的不要放弃信念，坚持自己思想的完整性吧。

亲爱的哥哥，知道么，第二幕的创伤会产生第三幕的魔力。这就是戏剧。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你和我。

还有，感谢亨利·霍尔姆斯、凯思·巴尔德里尼和罗伯特·泰伦鲍姆：我的四分卫和法律之鹰，他们的忠诚和热忱同他们的才华相互辉映。他们各在自己方向上封堵了反击，伙计们，我终于持球触地得分。谢谢。没有我的“三剑客”，《光影流情》绝不可能跑垒得分。

感谢格伦·苏什卡，他出奇的智慧……他的忠诚和机警在我人生最低潮时一直保护着我。没有他，我怀疑我是否能熬到90年代。

序

我的五年级教师常常警告他的学生们,说我们一旦到了成年人年龄,就会被夺去四分之三的自己,为的是“让自己像别人”。

从我遇见罗伯特·埃文斯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他绝不是这种玩剥夺自我游戏的人。他按照自己的规则玩,根据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不愿屈从或剥夺自己的一部分,造成了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损失很大,却也给了他独一无二的经历。

不管怎么说,埃文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蜚声影坛,也使他声名狼藉。许多人说他们了解他,但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7年罗伯特·埃文斯被任命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制作总裁,曾被好莱坞许多有权势的玩家认为是极其荒唐的。他是一个演员,以前从未监制一部影片,却来掌管一家大片厂,更何况是被授予好莱坞一家最传奇电影工厂的生杀大权。这真怪呀!

但这也很有诱惑力。记得60年代*流行荒诞。埃文斯接管的片厂与其说是一家大片厂,毋宁说是一个沉默的巨人。他躺在好莱坞的地下室里已经有十个年头。他被任命时还拿到了承诺,即购并派拉蒙不久的“海

* 文中凡出现年代的,均为20世纪的年代,如60年代指20世纪60年代。

湾—西部”公司将给庞大的制片计划注入数亿美元。这意味着演员、编剧和技师们有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对好莱坞来说不啻是好消息,即使鲍勃·埃文斯本人也是被雇用的。

在埃文斯雇用我当他的助手时,对片厂前景的预测只有越来越糟。一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怎么可能帮助这位立志成为欧文·撒尔伯格的年轻人踩过好莱坞的布雷区?埃文斯和我刚搬入我们的办公室,行业报纸和八卦栏目就开始出现了一则则报道,预言我们很快完蛋。片厂一位负责办公家具调配的银发头头居然拒绝给我或埃文斯的办公室修缮。“你们在这里不可呆得太久,免得自找麻烦。”他安慰似的说。

事实是,8年后他与世长辞,而埃文斯和我仍然安坐在派拉蒙。为了这一事实,不得不耗去大量的时间,同时也不得不耗去当事人的才华和毅力。

如果说我俩的“行为”似乎不太有效的話,那么,激活一家衰败中的片厂仍须有新的声音。鲍勃和我都是好莱坞体制外的人,然而在那里还有许多体制外的人——杰出的体制外的人,他们要求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终于被听到了。很快,电影制作一种新的风气从派拉蒙一度破旧的“温莎门”里发散出来。例如《妙搭档》、《怪婴记》、《哈罗德和莫德》、《再见,哥伦布》、《纸月亮》、《真正的勇敢》、《爱情故事》、《教父》、《唐人街》等,为数是真不少矣。

派拉蒙从死亡中复苏过来,埃文斯也从替罪羊变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在一刹那间看上去真像奇迹。

很快,常常以嘲笑来对待鲍勃·埃文斯的情况不再发生了。我记得有一次目睹他来到比斯特罗大饭店,那里是权势人物当时的高级会所,时间在《爱情故事》开映创下票房纪录后几天。在那里用餐的权势人物们认出是他后,立即爆发出掌声。埃文斯往自己身后看是否有某位超级明星出现,但随即明白,那掌声是冲着他的。他惊讶不已!

在近十个年头里,我和他一起并肩工作,一起坐一辆汽车——我的汽车去片厂上班和下班。他不会开车,或许说是不愿开车。我们俩的工作

光影流情——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序)

方式的确迥然不同。我肯花精力研阅剧本,仔细推敲交易文本,设法弄清楚事情如何做成。埃文斯的确都不屑于这些。他是真正的赌徒,喜欢冒大的风险,喜欢以他自己的方式办事。

这一条路绝非一跨而过的。埃文斯常常遭到专横的布鲁登的事后批评。他是一位奥地利裔金融投资家,拥有派拉蒙,他也是一位对每件事——从明星的酬金应该多少到影片的成本应该多少——都一时性起的行家。还有一位在幕后的这样行家。他就是马丁·戴维斯,原为派拉蒙的宣传人员,是他提出购并派拉蒙的设想,然后诱使布鲁登买下这家片厂。戴维斯生性好于计谋,待人十分严厉,很快成了“海湾-西部”公司举足轻重的人物,然后到了60年代末,又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企图抛售片厂的设施,将片厂的运营移师纽约,在那里,一切都可在他的直接掌握之下运营。而布鲁登本想用这家片厂作为一笔大宗房地产交易的一部分来抛售;这笔交易牵涉一帮可疑的意大利人——其关键人物是声名狼藉的米切尔·辛多娜,她后来死在监狱里。鲍勃·埃文斯是片厂里唯一一个反对马丁·戴维斯叫片厂不设防做法的人。威胁和辱骂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

我清楚记得,某天埃文斯要求我帮他去说服麦克·尼科尔斯为我们指导拍一部特殊的影片。其任务是:指导埃文斯如何把自己向董事会陈述的经过拍下来。“拍该片的用意是什么?”尼科尔斯问道。“为了拯救片厂,不让它变成墓地。”这正是埃文斯的典型做法——出其不意的做法——结果奏效了。

从那时起,在纽约的公司高层才把影片的制作权交给了影片的创作者。埃文斯本人也开始变了。他变得迷恋起后期制作中的每一个具体方面——剪辑及音乐和音效的混录等。《教父》乃是一个开创性的范例:埃文斯不满意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剪辑,于是再花几个月,同他一起精确地重剪影片,以致把上映日期也推迟了。如今,好莱坞有个流言,说埃文斯侵犯了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权利。但事实完全相反:我亲眼目睹,原先是一部拍得很好但剪辑不当的影片,竟变成了一部经典。

打从《教父》后，鲍勃·埃文斯越发迷恋于他的工作。他像盖茨比那样的英俊形象消失了。他白天扑在办公室里，晚上扑在剪辑室里，渐渐地更加忧郁，更加索居。他越来越依赖于止痛药，用它来减缓背脊的剧痛；越来越依赖于由片厂一位好心医生配给的所谓维他命针剂。到70年代中期，他的这一梦想开始破灭了。

毋庸多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悲。同埃文斯一起工作，就像滑道车那样时起时落。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从不批评同事的过错，但常常怪言怪语。他甘愿冒艺术上的风险，但常常肆无忌惮。随着他同艾丽·麦克格劳的婚姻破碎和他滥用钱财的问题恶化，我决定调到电影界另一个岗位上去就职。最后，埃文斯放弃了他在片厂里的权力地位，转向制片，接着，如本书所述，他陷入了困难时期。

很快，对派拉蒙在埃文斯掌管之下的黄金岁月的回忆淡薄了。好莱坞忘记了，在埃文斯在职的几年里，一家大片厂重获新生，无数杰出人才培育出来，一流水准影片层出不穷。美国电影迅速崛起，在世界每个国家里傲居首位。突然间，金融界巨头们关注起来，给予厚爱，把电影作为华尔街投资的一种新兴产业合法化了。当我1967年开始同鲍勃在一起时，派拉蒙的收益占“海湾-西部”总收益的5%还不到。而在以后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它的收益已接近50%。5年前，“海湾-西部”将它的名称改为“派拉蒙通讯”(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埃文斯的这部自传以详尽无遗但有时令人难堪的大量细节，叙述了他异乎寻常的人生。

本传记所传达出来的，完全是埃文斯的声音——他傲岸不屈，敢于冒险，特立独行，虽然他有时也把自己的努力和成就最小化了。也许他真的一点不知道他自己做出了多大贡献，或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对别人产生的正面影响。本书讲述了许多碰撞和冲突，让人们看到了埃文斯秉有的宽宏大量。

不过，这点也许正是人们所期待的，我从不认为鲍勃真的知道他自己秉有的才华。常常是他成了他自己的最坏敌人。如果给予他从善的习



光影流情——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005

(序)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性,你就会惊奇,他会把多少恶行从他的生活中去掉。

回顾过去,我常常觉得好奇怪,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但这一切确实发生过。上述影片乃最好的佐证。真是奇迹呀,鲍勃·埃文斯也是奇迹。

彼得·巴特

《综艺杂志》主编

前言

每个故事总有三个方面：你方……我方……还有真相一方。绝不允许说谎。共有事情的记忆，各方却不尽相同。不管是一天或十年，对其的回忆始终是我在人生赌台上分到的一张王牌。

我的这本书遵循至少不伤人的宗旨，所以我对书中提及的众人恕不道歉。你们至少是被记住了——在他人崎岖不平的道路挖下了凹坑。

I

1972年3月14日

“西德尼，猜一猜谁来赴晚宴①？”

“谁？”

“亨利。”

“基辛格？”

“对！”

“你肯定是他？”

“这真太棒了！你干吗不信？”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片子。这就是原因。它讲男孩的故事——关于结社。票房卖得火红。”

我是否听错了。这些话竟出自于西德尼·科夏克之嘴。他被《纽约时报》称之为美国五大权势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西德尼不但是我的顾问，也是我的教父和密友。

仅过去一年里，他的两个电话就解了我的围。第一个电话确实实阻止了一起对我和我新生儿子性命的威胁。

“滚出这座城市，想不？我们不想伤害你或你的儿子。你想去，就去

① 此话套用了1967年一部影片《猜一猜谁来赴晚宴》的片名。——译注

堪萨斯城或圣路易斯,但纽约绝不为你开放。”纽约五大家族之一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但是科夏克的一个电话,突然使对方变威胁为笑脸,一度关闭的大门重又打开相迎。

艾尔·帕西诺签了另一部影片《打不中枪的一帮人》却一直拿不到合同。又是科夏克的电话打去,帕西诺马上拿到了合同。现在,科夏克为何要挖苦我呢?

“来吧,西德尼。这是一部他妈的影片,将举行一次狂欢活动——近十年来最盛大的开场戏。”

“是么,他将使这场戏更加盛大。”

“那又怎么样?这可是我复出影坛的派对。他很想参加。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不妥,可又有些不妥。”他沉默后说:“艾丽怎么样?”

“很好。”

“你能告诉我的就这些。”

“是的。怎么啦?”

“随便问问。你还跟她搞吗?”

“不……”

他挂断了。

我朝卧室里望去。艾丽仍睡着。或许她装作睡着。

昨天深夜,她搭乘“海湾-西部”公司的私人飞机,从埃尔帕索一刻不停地飞回来。可到早晨6时,她又被山姆·佩金柏拍《大逃亡》事宜的电话吵醒。然后她又启程了。当她最后抵达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上,已是次日凌晨1时,那时正逢3月份纽约人记忆中最糟糕的冰雪暴。

我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一直与马龙·白兰度的经纪人、律师和经理人通电话,企图说服他从洛杉矶到纽约去出席《教父》的全球首映式。

白兰度一生中从不参加首映式的。不过几个月前,他同意我的“教

光影流情——罗伯特·埃文斯回忆录

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

父”科夏克的要求出席《教父》的首映式。这也许是他要“搞一下”世界——他真的要报复了。

多狠的一击呀！它没持续很久。安娜·卡什菲，白兰度的前妻发疯似的把他俩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给劫走了。白兰度打消出席的念头。就在首映式的前两天，克里斯蒂安找到了。我领略到这场戏的悲与喜。必须设法成功。

只有一个人能说服白兰度出席首映式，就是克里斯蒂安的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在等该医生的回电。这时机场上的喇叭播出艾丽的飞机抵达的消息。我奔向登机门，去迎接我的夫人。就在2个月前，我不顾她强烈反对，硬是把她送到得克萨斯州去，同史蒂夫·麦昆合拍《大逃亡》。

2个月过去了，我一点不想去片场探访她。这个女人在结婚前一两个小时，曾对我悄悄说：“我爱你，埃文斯。我爱你……”说完后便蜷腿坐在我身边——“永远爱你。”

“我也永远爱你。”我悄悄回答。

“永远不要离开我。能答应吗？”

“我答应。”

“哪怕不离开2个星期。”

“不离开1个星期。”

“我是个火性子女人，埃文斯。”

“永远不要变。”

“永远不要在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答应我？”

“答应。”

被风吹得脸色苍白的她走进候机大厅。刹时间，我们拥抱。我没吻她，只是低声对她说：“在这里候着。我正等一个电话。”

“埃文斯，我太累了。你能不能从旅馆里接电话呢？”

我告诉她，我不能错过这个电话，因为是白兰度儿子的精神病医生打来的，她听后看着我，那神色好像是我只需要精神病医生。

她一坐到凳子上便睡着了。艾丽·麦克格劳，全球最棒的女影星，在

一个整脚机场的冰冷候机厅里蜷缩成一团，而这时她的丈夫正在等一个他妈的电话铃响。

电话铃响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艾丽本来可以重返埃尔帕索的，可我忙着来来回回跟克里斯蒂安的精神病医生打电话，我央求她无论如何不能让白兰度拒绝——有一架私人飞机专供他和克里斯蒂安用。这对父子可以一起分享荣耀。多好的团聚呀！女医生犹豫不决。

“我再给你回电。”

“我一定要叫他来。我一定要叫他来。”我自语道，来回踱步，盼着电话铃响。终于响了。我急地抓起话筒。白兰度怎么样？他放鸽子了！

此刻已近凌晨3时，我赶紧把艾丽叫醒，扶着她走到机场外。外面飘落着雪花。我们钻进已等候多时的轿车。车门还未关上，她又睡着了——这回是斜靠在我肩上。我心里漾起一阵喜悦，但这时我的思绪几乎跟她无关——只是：“我如何为白兰度效劳得更好？”你说我是不是有毛病？

次日早晨9:30，闹铃大作。我赶紧收住做爱，奔进客厅打电话。数星期前，我曾邀请亨利·基辛格出席首映式。我的这一安排本来无可非议的。谁知，北越开始进攻了。基辛格自然要推辞不来。

“哈罗，我是罗伯特·埃文斯。我可以跟基辛格博士说话吗？”

“基辛格博士正在同总统谈话，埃文斯先生。要不他过会儿打电话给你？”

“请叫他尽快回电。十万火急。”

十分钟之后，基辛格即打来电话，比“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年轻经纪人还快。

“鲍勃，什么急事？”

“我需要你到纽约来。”

他笑了：“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巴黎和平会谈呐——他们破坏协议了。”

“我知道——每个电视频道都在报道。不过今晚我需要你同我在一

起，亨利——真的很需要。”

“为了什么？”

“为了《教父》。”

“什么？”

我不能告诉他，我之所以致电他是因为白兰度爽约了。

“亨利，今晚是属于我的。是《教父》首映。要是我能同你一起去参加，不管影片成还是败，都值得的。”

“华盛顿正在下大雪……”他停了一下，“我天天同总统在一起，”他又停了一下：“我7时半在用工作早餐，实在没办法脱身。”一阵咳嗽。“明天我要出国了。”

“亨利，今晚我实在需要你。”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这次“出国”实际上是赴莫斯科执行一次秘密使命；他7时半的早餐正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起讨论如何解决在海防港布雷问题。

长时间的沉默。“我会给你回复的。”

电话铃响了。是我的上司、派拉蒙的母公司“海湾-西部”的主席查利·布鲁登打来的。跟往常一样，他是想跟我唠叨那些我未管好的事。《生活杂志》和《新闻周刊》已经表明支持《教父》，在封面上予以报道。那么《时代周刊》呢？

“我们需要一个三角闪电式宣传，埃文斯。三角闪电式宣传。你能做到这点的。我知道你行。”

“我正在努力，查利。”

“更努力吧。看在我面子上，埃文斯，为了我。”

这时，查利的工作人员打断说：“埃文斯先生，白宫有电话打进来。”

“白宫？什么白宫？”布鲁登喊出声来。

“查利，等会儿我打电话你。”

这是基辛格的一名助理打来的电话。博士本人不顾大风雪，准备坐飞机赶来，要同我一起共度良宵。

“什么时候抵达？”她问。

“晚上6时半。”我给了个保险的时间。

“这次博士住在你市的旅馆，你不介意吧？”

我立即拨布鲁登的电话号码。

“查利，基辛格要光临！”

“基辛格？基辛格？埃文斯，我爱你！我爱你！”

“圣雷吉斯”旅馆的经理们后悔当初他们同意接办首映的晚会。有知名度的人物要来？是的，不过跟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是不会有麻烦的！

离晚会开始时间还不到24小时，我要求进行一次彩排。在检查时，我要求他们调换一些餐巾、银餐具、蜡烛，还有——哦，是的——食品。

我品尝了一下，摇摇头。“不行，这太没味了。给我找新厨师来。要西西里厨师。”然后我担当起乐队指挥的角色：“反复演奏《教父》的主旋律音乐，直到每位来宾入座。”

“不过埃文斯先生——”

“别争论！”

他不吭声了。他知道是我雇用他的。

最后，我把我雇来防止不速之客闯进晚宴的18名保安人员召集开会。为了跟晚会的气氛融合，所有保安人员都穿双排钮、有条纹的黑色礼服，戴宽边的黑帽子。它们是从史特洛克戏服商店借来的。

“圣雷吉斯”旅馆的舞厅按照防火规定，首映后的晚宴上不得超过470人。当应邀参加首映式的人数超过2000人时，“严防私闯”就成了让这场庆功晚宴免遭可能意外的关键因素。

虽然防范措施很好，但薄弱环节也有一连串。我把每名保安安排在固定位置，不准走动——从舞厅外的旋转门开始，接着是包厢，到每一座电梯，前后都配保安。每一个楼梯上下也都配保安。每一间厕所和每一个露台，里里外外都配保安。我填塞了每一个漏洞？在这24小时内我要掌控一切。

回到家后，我把艾丽叫醒。“宝贝，赶快吃早餐。汽车正等着哩。你